



北疆战士

报告文学集

北 疆 战 士

(报告文学集)

沈阳部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 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72年·哈尔滨

封面设计：王立人

北 疆 战 士

(报告文学集)

沈阳部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 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14-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 $\frac{1}{32}$ · 印张 $7\frac{8}{16}$ · 插页 5 · 字数 145,000

1972 年 9 月第 1 版 197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3·018

定价：0.57 元

毛主席语录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青年们要经风雨，见世面，在战斗中，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目 录

红军不怕远征难·····	肖敬仁 (1)
北大荒的不老松·····	石 武 (27)
朝着大目标·····	熊道衡 (48)
雁岛新歌·····	红钢雁 (61)
一往直前·····	山凌山 (76)
乌苏里江边·····	剑 文 (94)
革命青春颂歌·····	伊永文 (104)
“英雄号”油轮的诞生·····	红钢哨 (124)
跃进山上·····	凌 耕 (141)
银线飞架兴安岭·····	耀 岭 (153)
麦海战旗红·····	武 石 (165)
不断攀高峰的人·····	建疆红 照天红 (176)
向阳坡上·····	甘为民 (193)
二龙山人·····	军山红 (208)
牛犊活了·····	明在武 (223)

后 记·····	(231)
----------	-------

红军不怕远征难

肖敬仁

夜幕低垂，轮声隆隆。

由佳木斯开往沈阳的 86 次列车象一条长龙，风驰电掣般地向前驶去。

硬席车厢里坐着一位鬓发花白，年约七十的老人。他头戴一顶黑面白毛大狗皮帽子，身穿补了补丁然而很整洁的棉衣，脚登一双旧棉胶鞋，个头不高，腰板硬朗挺拔，粗壮结实的大手，长满厚厚的老茧，古铜色的脸膛上闪动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说起话来粗门大嗓，挺有分量。他一会儿站起来帮助列车员擦地板，倒开水，一会儿坐下来和旅客们攀谈国内外的大好形势。老人那勤劳的品德，爽朗的笑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老红军，卧铺票买到了！走，到那里休息去吧！”一位兵团战士兴冲冲地跑到老人跟前，连声催促着。

“大车厢坐惯了，在那小房里憋闷。”老人微笑着回答。

“那可不行！”小伙子急了，“临来时首长再三交代，你身体不好，连坐几天几夜火车吃不消，一定要买卧铺。”

尽管那位战士磨破嘴皮，老人还是一动没动。那位战士只好把票退掉，无可奈何地坐在老人旁边。

“怎么，他是位老红军？”几个青年学生用臂肘碰碰战士悄悄地问。

战士神秘地眨眨眼睛，一字一顿地低声回答：“他就是张——文——忠！”

人们充满了喜悦、崇敬的心情，一下子把张文忠围了个水泄不通。轮流握着他那粗壮有力的大手。每个人都觉得有千言万语想要倾吐，可又一句也说不出。

“红军不怕远征难——”真巧！车厢里的喇叭象有意帮助大家表达感情，突然朗颂起这首人们熟悉的诗歌。随着昂扬激奋的诗句，老红军战士张文忠那四十年如一日，继续革命不停步的动人事迹，在大家的脑海里一幕幕地闪过……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深夜。沈阳市沉浸在一片狂欢里。高空，礼花怒放；地下，锣鼓声、鞭炮声接连不断。建筑物上的霓虹灯彻夜通明。

某军需仓库主任张文忠披着军服上衣，站在三楼窗前，正在凝神眺望。革命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为争取实现这一美好理想南征北战十七年的张文忠，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今后的路应该怎么个走法？”张文忠又一次拿起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认真阅读起来。“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

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使张文忠的思绪沸腾起来：长征路上，抗日战场，一场场战斗，一次次进军，象电影一样，在他的头脑里演个没完。他还清楚地记得，在长征路上，他们连队从四川出发时有一百二十多人，可是到了陕北，就只剩下二十二个人了。成千成万的革命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我们活着的人怎么能舒舒服服享清福啊！

张文忠紧握钢笔，全神贯注地写下二十一个大字：“牢记两个‘务必’，继续进行长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字迹苍劲、刚健、醒目。

东方泛白，军号响起。张文忠精神抖擞地沿着宽阔的大道，向东北军区后勤部走去。

后勤部门前，人们正在穿梭般地出出进进。有的人准备进关，开展新解放区的工作；有的人准备到北大荒去，建设我国第一批国营农场。

一位首长在一间明亮的办公室里，亲切地接见了张文忠。首长一边指着 he 写的报告，一边摇摇头，笑着说：

“哈哈！又是要求到北大荒去。这是第十三次了吧？我看你到底有多大磨劲！”

“多大磨劲？首长，要是不批准，我准备把你的椅子磨出窟窿咧！”说着，张文忠就坐在首长身边不动了。

“老张同志，”首长认真而恳切地劝说，“我们考虑，你

是快五十岁的人了，负过四次伤，又得了高血压、肺结核、胃溃疡几种慢性疾病，适应不了北大荒的艰苦生活呀！”

“适应？”眼看这次报告又白写了，张文忠发起急来，“部长，难道红军战士都适应吃草根，咽皮带？难道白求恩大夫适应八路军的艰苦生活？毛主席教导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只能自觉地适应革命需要，可不能要求革命适应自己的身体呀！首长，你就放我走吧，我一定顶得住！”

首长完全理解张文忠的心情。他觉得，既要考虑他的身体条件，也要考虑到他这种把革命当做生活第一需要的崇高精神，将会对人们有多大的鼓舞作用。首长沉思一阵，终于下了决心：

“好吧！你一定要去，那就当个荣誉场长吧……”

首长话没说完，张文忠就忽的一声站了起来，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抑制不住的激动。他端端正正行了个军礼，大声地说：“是，坚决完成任务！”好象生怕首长改变主意，他转身就往外走。

首长赶到门口，关切地叮嘱：

“如果身体不行，就马上回来！”

“首长放心，一定顶得住！”

望着这位老红军战士的背影，首长禁不住赞叹起来：“‘一定顶得住！’多好的同志！”张文忠这干脆响亮的回答引起他激动的回忆：

记得那是一九三五年长征途中，班长张文忠再三向他请求担任掩护部队撤退的任务。他故意摇摇头说：“就凭

你这么几个新兵，几支旧枪，能顶得住？”但张文忠却干脆响亮地回答：“指导员放心，一定顶得住！”

大部队撤退了。一个蒋匪骑兵连向张文忠据守的阵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猛烈进攻。但是，张文忠带着五名新战士，凭着六支夹板枪，一直守了三天三夜。当他领着五名战士，扛着缴获来的六挺轻机枪，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几个干部都惊喜得跳了起来……

张文忠早就走远了，但这位首长还在激动地自语：“是啊！这样的战士放在哪里顶不住呢！”

二月的北大荒，寒风凛冽，大雪纷飞，山川大地披上了银装。张文忠怀揣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带着老伴和还没满月的女儿来到了密山永安。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破马搭子，一个旧柳条包，一个旧木箱子。

开荒点里喧腾起来，人们奔走相告：“上级给咱们派来一位老红军场长！”

夜晚，在农场仅有的一间用泥拉合瓣编成墙的房屋里开着欢迎张文忠的大会。寒风夹带着青雪，不断从屋顶、墙缝儿直钻进来，人们不断地跺着双脚取暖。

“现在宣布大会开始！”炊事员老吴提高嗓门喊道，“首先，请老红军场长讲话！”房子里立即爆发一阵热烈的掌声。

“小伙子们！你们说，咱们到这儿来的任务是什么？”张文忠亲切地问。

“开荒地办农场！”大伙异口同声地回答。

“好！我就给大家讲个开荒的故事吧！”

小伙子们个个瞪大眼睛，倾听着。

“这是四十六年前的事了。”张文忠声音沉重缓慢地说，“我的母亲得了急病，因为没钱治，眼睁睁地死了。身边扔下三个孩子，老大五岁，老二三岁，我只有三个月。原来父亲在离家二百多里的江边拉大纤，为了照顾我们三个，只好扔下那个活计，回家来了。那时，我们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要活下去，只好租地。地主张纪德一脸奸笑地说：‘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你的难处就是我的难处。北山有块荒地，送给你吧，我不要了！’那是什么样的地啊！到处都是磨盘大的石头，只有石头缝里才有几棵稀稀拉拉的野草。开这样的地不累死也得脱层皮，可是不开就得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饿死。父亲只好横下一条心，没日没夜，拚死拚活地干了起来。肚子饿了，就撷几把树叶，填在嘴里；脑袋晕了，就坐在石头上清醒一会儿。一年过去了，父亲累的得了痨病，常常吐血，家里又欠了一大堆债，可是一亩多地总算开出来了。父亲在山坡上搭了个草棚，把家里那间破房卖了，换来几千棵红薯秧栽在地上，起早贪黑地侍弄。可是，还没等到收获，地主狗腿子就闯进草棚，拉长声音说：‘东家看在本族份上，这块地去年让你白种一年，现在要收回去了！’就象一颗响雷炸在父亲头上，他刚说了一句：‘你们欺人太甚啦！’就觉眼前一阵发黑，踉踉跄跄倒在地上。这天夜里，父亲大口大口吐血，天还没亮，他就……”

张文忠讲不下去了，瘦削的脸颊上流满了泪水。

“同志们！”张文忠努力抑制着悲痛，低沉有力地说，

“想想吧！我们的父辈、祖辈，为一亩半分地，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啊！现在，祖国大陆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了！我们到这里来也要开荒，也要吃苦，可这是为了使我们国家早点富强起来，支援世界革命，把千千万万劳动群众从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压榨下解放出来。”张文忠眼睛里闪烁着革命的激情，嗓门越来越高，“小伙子们！要革命就得准备吃苦，怕吃苦就谈不上革命，让‘苦’字给我们每个人作个鉴定吧！”

张文忠的话象一团火，把大家的心烤得发热，房子里照样冷，但人们兴奋和激动的脸颊通红、通红。

“再讲一个吧，老红军！”“老红军再讲一个吧！”小伙子们睁着渴望的眼睛恳求着。

张文忠沉思了好一会儿，然后用眼睛扫了一下，慢悠悠地说：“好，咱们再讲一个南泥湾开荒的故事……”

月亮悄悄地爬上了树梢，给茫茫雪原撒上一层清辉。夜已深了，可小伙子们却个个情绪激昂，越听劲儿越足。

“同志们！蒋该死留给我们的的是一个烂摊子，我们国家还很穷，需要大批粮食，我们的农业还很落后，需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国营农场，给五亿农民指方向、做样子。我们的担子不轻啊！”每个小伙子都很兴奋、激动，他们为自己能够担负这样艰巨的任务而感到无比自豪。

最后，张文忠站了起来，胳膊一挥，坚定地说：“同志们！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坚决走南泥湾道路，我们就一定能让北大荒出现成百上千个现代化、机械化的国营农场！”雷鸣似的掌声一阵紧接一阵，这掌声饱

含着大家对这样的革命老前辈的敬爱，也表达了大家建设北大荒的决心。

小伙子们都已鼾然入睡了。张文忠还披着老羊皮袄，坐在马灯下面，手握红蓝铅笔，聚精会神地在建场规划图上划着、圈着。他偶尔狠狠捶打一阵过草地时负伤的左腿，偶尔到门外，剧烈咳嗽一阵，再回来埋头工作着……

开荒点里一片沸腾。伐木的丁咚声，打桩的号子声，拖拉机的轰鸣声交织成一曲雄壮的劳动乐章。老红军每天总是最早起来，把踏荒的人员一个个叫醒，自己挂根木棍，顶风冒雪，领着他们去踏查荒地。踏到伐木林场，就和大家一块拉大锯、抬木头，谁也拦不住他。从林场回来，他不坐拉木头的机车，常常绕很远的道，继续踏查荒地。到了“场部”，只要他看见房建工地上还没有收工，便又立刻跟大家一块打木桩，背苦草，领着大家说说笑笑，唱歌喊号，干得热火朝天。

经过几天突击，一排整齐的马架子在荒原上出现了。

风雪，严寒，劳累，使本来就很虚弱的张文忠病倒了，他被送进了密山医院。

征途上处处有阶级斗争。正当张文忠率领广大群众艰苦奋斗开荒建点的时候，一个农场干部却当了可耻的逃兵。他和一个资本家的女儿结了婚，整天住在密山城里，伙同一帮投机倒把分子，倒卖上级拨给农场的物资，过着糜烂腐朽的生活。一天，这家伙假惺惺地跑到医院，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对张文忠说：“老场长啊！你到北大荒这步棋算走错了，在沈阳当主任该有多美，吃的是小灶，住的是

小楼，坐的是小车，现在后悔来不及罗。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活几年啊，赶快把家搬到密山养老算了。”张文忠住院后，从基本群众中已经了解到他的不少罪行，一听这话，肺都气炸了。张文忠怒目圆睁，厉声喝道：“你往资产阶级的烂泥坑里钻，还想堵住别人的嘴。你看错人了！我扛过大活、拉过大纤，没长你那副老爷骨头！”张文忠拒腐蚀，永不沾，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终于查清并处理了这个蜕化变质分子。事后，张文忠想：“为什么这个吃糠咽菜长大，在枪林弹雨中摔打出来的人会成为革命的祸害？”他习惯地翻开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贪婪地读起来：“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张文忠明白了，腐蚀与反腐败的斗争比真刀真枪的斗争更复杂、更尖锐，要继续革命一辈子就得艰苦奋斗一辈子。张文忠建设边疆的决心更大了，劲头更足了。病还没好，就又返回农场，朝气蓬勃地投入了建设农场的艰苦奋斗。

五年过去了，荒原变样了。一排排瓦房平地而起，一条条公路伸向远方，沉睡千年的土地翻起了金色的麦浪，狼群出没的丛林办起了一所所学校，建起了一座座工厂。我们国家第一批现代化国营农场正阔步前进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

二

一九五五年，张文忠多年积成的肺结核、胃溃疡、高

血压、负伤的左腿等老病向他发动了“联合进攻”，他的体重降到八十多斤，走起路来浑身打晃。上级作出了让张文忠退休的决定。“退休以后怎么过？”张文忠的回答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退休不能褪色，离职不能离位，我要永远站在三大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张文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九五六年初冬，张文忠刚能下床走动，便到附近生产队转地号去了。

张文忠在田间道上信步走着。一马平川、没边没沿的土地上，一台台东方红拖拉机带着明光锃亮的五铧犁正在突击秋翻。犁铧过处，卷起一条巨浪，笔直地翻滚到遥远的天边。脱谷点里，一台台联合收割机正在哐当哐当地交相轰鸣，大口大口地吞噬着豆秸，又把金黄滚圆的豆粒象瀑布一样倾倒出来，不一会儿就装满一汽车。

这丰收的景象，机械化大生产的热烈场面使张文忠十分兴奋。翻过灌木丛生的小山冈，张文忠突然发现林子边上有几小片零星地块。“这是怎么回事？”他十分纳闷，队里不可能种这么小的地块，职工的园田地又不可能分得这么远。是不是有人偷着搞小开荒？张文忠经过多方调查，才知道这个队有两个老头在搞单干。这两年农场逐渐发展，投亲靠友来的人不少，有的老头不愿参加集体生产，私自开荒种地，买马拴车，个别人农忙还要雇人帮工。全场已经有十三个人偷着单干了。

“这还了得！”张文忠心如油煎，当天晚上就去找党委书记。书记外出学习好几个月了，现在还没回来。张文忠

返身又到场部去。

场部一位领导同志在办公室里忙忙碌碌地工作着，见张文忠风尘仆仆地走进来，忙站起来问：

“老红军，什么事？”

“国家大事！”张文忠把十三个人搞单干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咱们是国营农场，可不能变成资本主义的防空洞啊！得赶快把他们组织起来，参加集体劳动。”

但是，这位领导同志却不大在意地说：“那都是些老头子，捅不了多大漏子……”

“不对！”张文忠十分激动地打断了对方的话，“咱们不能只看到十几个老头，要看到他们的子孙后代，看到他们的亲戚朋友，看到全场、全国！为什么有人雇他们的车马？为什么有人给他们当帮工？这说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我们这还有根子，有市场。如果我们瞪眼看着他们搞歪门邪道，资本主义就会继续泛滥，我们艰苦奋斗建设起来的国营农场就会改变颜色！”

“有人雇工？”听到这话，这位领导同志心里不由地一沉。但他一想到还有许多工作急需安排，立即苦皱着脸向张文忠诉说：“老红军，我没说你提的事不该管。可咱们是一万多人的农场，好多大事还没挂上号，我不能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呀！”

“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头等的大国大事，可是你倒把它当成了芝麻。同志，你太糊涂了！”说完便气冲冲地离开了办公室。

这一宿张文忠一直没有合眼。他在反复琢磨：怎样堵

死这些窟窿？这十三个人散住在九个生产队里，方圆一百多里，从哪里下手呢？他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这十三个老头进行了认真的阶级分析，心里一下子亮堂了：“对，首先争取贫下中农！”他止不住大声地说，把老伴从睡梦中惊醒了。“你简直成了‘魔症’！”张文忠急忙穿起衣服，说：“到十三队找老刘福唠唠。”“那你也得吃点饭哪！”“不行啊！十三队离这儿八十多里，不早点走，就得贪黑。不是有现成的干粮吗？”张文忠说罢，便包了两个窝窝头上路了。老伴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无可奈何地说：“这倔老头子，最近胃病犯得这么厉害，还老吃凉干粮……”

公鸡刚叫头遍，张文忠就揣上两个窝窝头，拿起一根柞木棍出发了。

老红军决心改造单干户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传开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向他射出了一支支暗箭。他们散布什么“张文忠整天这么没黑没白地东跑西颠，非叫人在半路上整死不可！”有些好心人也替他担心，劝他说：“老红军啊！你是个退休场长，何必冒这个风险！”张文忠坚定地说：“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死了也值得！”阶级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胡说什么“谁要是入了队，车马全部交公，还得强迫劳动改造！”吓得十几个单干户整天愁眉苦脸，东躲西藏。老刘福当然也不例外。张文忠第一次去扑了个空，说是到二姑娘家串门去了；第二次去，又扑了个空，说是上鸡西看病去了；第三次去，又说进山打柴去了。“怎么这样巧，总是我下午到，他上午走；我今天走，他明天回来？”张文忠心里明白，老刘福是在躲着他。